

中國書畫史綱要

國卷十五 書法



冷雅漫拾



開卷十五年精選



冷樵漫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冷摊漫拾 / 蔡玉洗, 董宁文编. —哈尔滨: 北方文艺出版社, 2015. 5

(开卷十五年精选)

ISBN 978-7-5317-3447-5

I. ①墨… II. ①蔡… ②董…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0002 号

冷摊漫拾

主 编 / 蔡玉洗 董宁文

责任编辑 / 王金秋 牟国煜

装帧设计 / 观止堂__未氓

出版发行 / 北方文艺出版社

网 址 / www.bfwy.com

邮 编 / 150080

经 销 / 新华书店

地 址 / 黑龙江现代文化艺术产业园 D 栋 526 室

印 刷 / 北京东君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 880×1230 1/32

字 数 / 217 千

印 张 / 9.25

版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317-3447-5

定 价 / 38.00 元

总策划

曾以约

主编

蔡玉洗 董宁文

编委

李云飞 王振良

马营寨 陈卫新

孙志洋 宋 健

目 录

谷 林	老僧录存的居士诗·····	1
谢其章	好花时节不闲身·····	4
范 用	南京往事·····	6
金性尧	“泔脚文化”·····	9
曾 卓	一日得两“鹰”·····	11
姚以恩	我有一把好扇子·····	14
钟叔河	念楼的竹额·····	18
汪家熔	二三啤酒事·····	23
白化文	话说“题签”·····	27
黄永厚	铜雀台及其他·····	30
刘经富	三副对联的出处·····	32
朱 健	王国维这道题·····	36
庞 朴	字谜征解·····	40
韩石山	也谈郑成功忠于谁·····	43
邵绡红	邵洵美、项美丽与“抗日杂志”·····	46
姜德明	孙望与《中国诗艺》·····	50
徐重庆	谁还记得叶德均·····	53
吕 恩	小丁《花街》创作的原型·····	56
罗 飞	五十五年后谈《起点》·····	61
周退密	谈诗小札·····	68

唐吟方	余事作书人	71
周有光	“食衣住行信”	74
扬之水	笔名	76
邵燕祥	小蜂房杂诗	78
彭燕郊	程千帆先生和《诗帆》	82
王英志	钱仲老题签	85
来新夏	杂议广告文化	88
顾 农	鲁迅《祭书神文》之校勘	93
毛乐耕	老舍赠赵清阁嵌名联	97
辛丰年	中国诗人心目中的光色影	101
钟叔河	古人写书房	105
姜德明	吴奔星与《小雅》	108
朱 正	朱自清的一句诗	110
吕 剑	旧札偶检 ——致孙犁	113
戈 革	“黄石诗”及其他	118
彭燕郊	绀弩遗简补缺	121
余立新	梁启超与《天演论》	125
韦 泱	旧著相赠情更增	127
如 箏	《南京血祭》及其作者阿垅	132
绿 原	回忆《诗垦地》	136
陈子善	张爱玲故居的喜和忧	140

罗 飞	也谈《不走正路的安得伦》	144
严晓星	王燕卿任教南京高师时间考	148
白 桦	战乱中的唱本	153
于光远	畅所	156
扬之水	《采蓝集》跋	159
邵 川	周退老为我题花笺	161
钱伯城	寿联两副	164
陈学勇	胡风案前夕舒芜的一封信	166
陈伯良	施蛰存先生的贺年来和藏书票	170
李福眠	试乳法·乳媪十忌·君子不哭	173
眉 睫	又发现废名的三封佚信	177
柳和城	蔡元培为恽铁樵做广告	183
止 戈	有谁见过陆西星像?	187
毕克官	旧刊中的天桥“另类”叫卖声	190
邵 川	范培开、林散之的书画润例	192
古 剑	柯灵的信和诗	198
张允和	不须曲	202
董 桥	春台遗韵	209
许宏泉	章士钊押 孤桐不孤	213
止 庵	简择集(其二)	220
黄永厚	秋瑾画像并跋	226
徐重庆	由陈从周的一封信谈起	228

桑 农	吕碧城劝龙榆生学佛之原委·····	232
谷 林	简体字·····	236
杨建民	孙大雨自校本透露出的若干信息·····	239
叶嘉新	冀沅的第一部诗集《跃动的夜》·····	246
李传新	化铁的第一本诗集·····	250
吴振武	记一张胡厚宣先生手迹·····	254
姜德明	《南京的五四周》·····	259
子 张	吕剑最初的诗集与诗·····	262
杨靖华	国立中正大学藏书签琐记·····	266
朱金顺	回忆我收集唐弢先生的书·····	271
何 频	日记本·《美术日记》·····	277
邵 川	林散之与夏冰流·····	281
赵 纲	被遗漏了的一段“师承”·····	284

老僧录存的居士诗

谷 林

在《胡适杂忆》里，唐德刚议论胡适的诗、文，曾说：“胡先生的文章是清通、明白、笃实。长于‘说理’而拙于‘抒情’。”接着又说：“胡先生却坚持要‘作诗如作文’。如果作诗的人不为‘抒情’而只为‘说理’的话，这种诗一定感人不深。‘感人不深’的诗，就不会是太好的诗了。”

读了这些话，不禁稍觉踌躇。情、理在诗、文之间，果真难以交融，“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吗？闲翻《知堂回想录》，在《北大感旧录·胡适之》一节中，录存有胡适于一九三八年八月四日远自伦敦寄来的白话诗一章共八句，重抄于下，让我们试加咀嚼：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当时邮递已多阻隔，据张菊香编《周作人年谱》的记载，此件在途四十三天，寄到已是九月二十日。寄到的下一天，周作人便做出回答，也是一首白话诗，“因为听说他就要往美国去，所以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胡安定先生，这乃是他的临时的别号。”谅因胡适的知名度太高，在那个时候需要略加隐蔽吧。但因此更耽误了胡适见到的时间，周作人《感旧录》说：“同时找到了另一首诗，乃是适之的手笔，署年月日廿八、十二、十三”，这是胡适收到周作人被贻误的去信后写下的感慨，共四句，后两句是：“无人认得胡安定，扔在空箱过一年。”周作人说：“这是我所接到的他的最后一封信。及一九四八年冬，北京解放，适之仓皇飞往南京，未几转往上海；那时我也在上海，便托王古鲁君代为致意，劝其留住国内，虽未能见听，但在我却是一片诚意，聊以报其昔日寄诗之情。”文生于情，情生于文，叙事说理，交错结撰，无穷怅触，览之凄然。八句诗怀之十年，能说它“感人不深”吗？

“感旧”提到那次唱酬的两诗时尝称“侥幸这两首诗的抄本都还存在”，味其语意，大约藏晖先生原诗手迹和“老僧”酬答的底稿，乱离之后，悉已散失，所幸他均曾别纸移录，以后乃得据以入文，尤为可喜的是移录时还有一节题记：“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按“如晦”云云，见《诗·郑风·风雨》卒章。《诗序》谓，《风雨》“思君子也。乱世则思君子不改其度焉”。中秋是个重要节序，无巧不成书，恰值“阴雨如晦”，“老僧”苦寂无聊，于是反复吟诵两篇唱酬之作，终难排遣，研墨展纸，重录加题——这里我掺进了一点儿私自的想象，以为情理一致，易地以处，无不皆然也。

二〇〇一年二月

好花时节不闲身

谢其章

丰子恺的漫画家喻户晓，人见人爱。俞平伯对“子恺漫画”的评语极恰当——“一片的落英都有人间味。”（见《以〈漫画〉初刊与子恺书》）“子恺漫画”长盛不衰，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丰子恺的高产，他一生作画无数，靠的是艺术才气与勤奋精神。这幅《好花时节不闲身》可看成丰子恺的自画像。

抗战胜利，丰子恺返居杭州西湖畔。一九四七年三月，丰子恺函邀北方某日报副刊编辑（刘叶秋）春游西湖，刘因编务繁忙，且大学兼课，不能分身，复函致谢道歉。丰子恺遂有此画以寄，附函中有“编者作者，当有同感”之句。

编辑部的故事，并不总是说笑逗捧，沸沸扬扬；编辑部的故事，是“为人作嫁衣裳”的故事。

他在爬格子？还是读稿子？何分作者与编者，他们拥有同一个坚实的背影。画中人面窗而坐。只见其背，手中香烟袅袅上升，把笔沉吟，灵感不来，构思正苦。窗外柳线披拂，草长莺飞，杂花生树，正是江南风物怡人之际。

“好花时节不闲身”，我见过多幅，每幅有细微差别。一幅真迹则是于几年前京城一次书画拍卖会上，估价一万元。眼前的这幅作为封面画刊于一九三六年四月十六日第八十八期《论语》杂志，据丰一吟在《爸爸的画》中说，这是最先的一幅。

南京往事

范 用

抗战期间，读书出版社由上海迁往武汉，又撤退到重庆。沙坪坝有家书店，老板陈汝言常来进货，很快就成为我们出版社的好朋友。他不同于一般书商，思想比较进步，政治倾向明显，因此成为生活书店、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出版的书刊的热心推销者，当时，这是要承担一点风险的。可能他的人缘好，应付能力强，书店也就没有出什么问题。

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南京办正风图书公司，并在上海设立办事处，除了卖书，还兼营出版。一次他来上海读书出版社进货，正好《资本论》重印出版，向读者发售预约，就和陈汝言商量，请正风图书公司担任南京特约预订处。陈汝言同意。我

们和他商量在南京报纸上刊登广告，而且是在国民党的《中央日报》刊登广告。这对于陈汝言，是一个难题，因为《中央日报》是受国民党中宣部直接控制的，谈何容易！我们告诉陈汝言，广告属于商业性质，国民党检查官员一般不会注意广告。陈汝言和读书出版社一向相处甚好，彼此信任，他毅然承担这一任务。我们还和他研究如何减少环节，如果拿广告稿去刊登，势必要通过划样、排版、校对等一系列工序，这样环节一多，容易引起国民党的注意。可以在上海把广告排好，打一张纸型，先到报馆定好广告位置，临开印前凌晨三时左右把纸型送去，赶上浇版开印。当时，即由我来设计广告，交陈汝言带回南京找印刷厂排版、打纸型。

陈汝言回到南京后，打电话约请过去认识的《中央日报》广告部的一位工作人员来家中商量，请他帮助此事。那位工作人员说，《中央日报》从来不刊登此类广告。陈汝言告诉他这是学术著作，欧美一些国家都是看作名著。同时也坦直说明刊登的方法，并且表示刊登在头版报名旁边最显著的地位，愿意多付一倍广告费（法币一百二十万元）。

就这样，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日，这幅二乘七寸的大块广告上，《资本论》、“世界伟大名著”“人类思想的光辉结晶”“政治经济学”等词语出现在国民党中央机关报的头版。这天一大早，陈汝言到中央日报社，远远看见报贩蹲在人行道上数报纸，他走过去溜了一眼，看到广告十分醒目，随即回家跟妻子打个招呼，到下关车站买票去上海，直接到读书出版社报告这一消息。读书出版社黄洛峰同志（经理）紧紧握住陈汝言的

手说：“谢谢你！这件事干得非常漂亮。”然后叮嘱他为安全起见暂时不要回南京。

《中央日报》刊登马克思《资本论》广告，在国民党内部引起一场轩然大波。蒋介石看到报后，勃然大怒，下令把这天的《中央日报》全部收回，可是为时已晚。报纸已经到了读者手中。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吴铁城奉命打电话给中央日报社马星野，彻底查究此事。

有趣的是，素有“反共大炮”之称的龚德柏，在其《救国日报》发表题为《中央日报竟为共党张目》的社论，说“这在国民党的声誉方面和心理方面招致了不可补偿的损失”，要国民党中央党部彭学沛引咎辞职，“以谢罪于国民党，谢罪于蒋总裁”，云云。

“泔脚文化”

金性尧

古人以牛马羊豕鸡犬为“六畜”。牛能耕田，马能驰驱，羊能挽宫中小车，鸡能报晓，犬能司警，独有猪，一天到晚非吃即睡，形状又丑又脏，只能给屠夫宰一刀，也是命中注定。我曾和群豕为伍。时间是正当孤儿寡妇到处啼痕的年头，地点是海滨的“五七干校”。但我只是服劳役，谈不上是什么“五七战士”。

我的服劳部门是饲养场，饲养场的大部分人员是革命群众，其中还有“兽医”，所以工资照发，养的猪只有三四十头，养活一头猪的代价，比通常高出好多倍，于是又流行这样一句话：“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文革”的大批判中，确实